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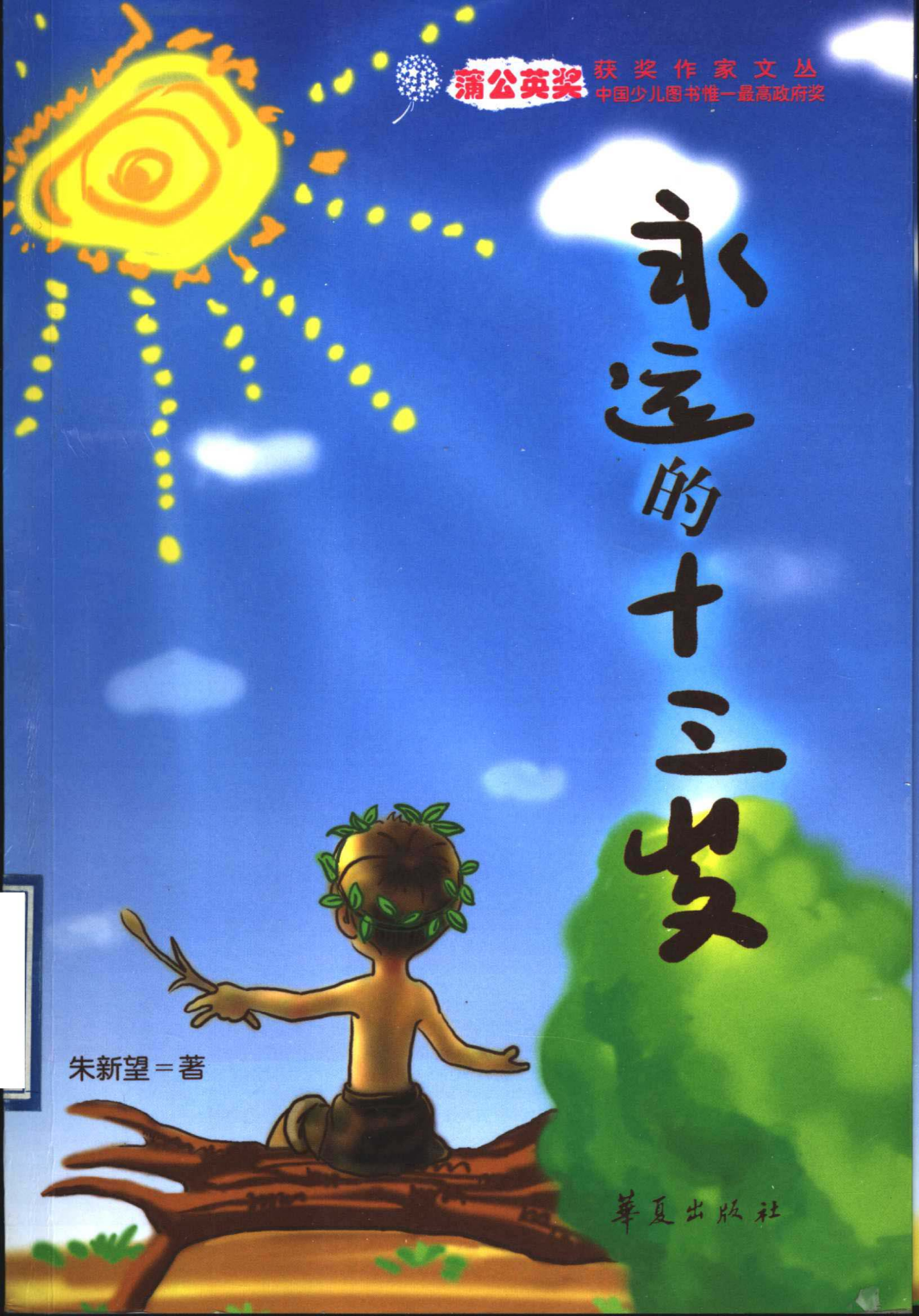
蒲公英奖

获奖作家文丛
中国少儿图书惟一最高政府奖

永远的十三岁

朱新望 = 著

华夏出版社



全国“蒲公英奖”获奖作

永远的
十三岁

朱新望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十三岁/朱新望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全国蒲公英奖获奖作家文丛/红孩 主编)

ISBN 7-5080-3346-9

I. 永… II. 朱…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56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7.5 印张 150 千字

2004年1月北京第1版 200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2.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红 孩

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多东西都已经成为更遥远的记忆。现在，当我拿起笔要为少年儿童朋友推介这套《全国“蒲公英奖”获奖作家丛书》时，我的第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我读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哪一部？

我的记忆在瞬间开始滚动。

是《西游记》？是《三国演义》？是《红岩》？不不，都不是。我印象中是一本叫《战地红缨》的书。书的作者肯定不是什么名作家、大作家。但在我三十年的记忆里，至今还能想像出书中描写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为给解放军送情报跑了一夜的路，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跨过一道岭又一道岭，直到黎明十分才将情报送到解放军叔叔手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英勇少年的激励，使得我在幼小的时候学会忍耐，战胜饥饿与贫穷，专心致志地读书并力所能及地协助父亲进行繁重的家务劳动。

世界上幸福的事有很多，幸福的人也不少。但我始终认为一个肯于专心给孩子写作的作家肯定是非常幸福

的。想想吧，一个懵懂少年，当他刚刚认识几百个汉字，甚至还要借助拼音字典时，他就开始走入你给他编织的文学世界，在里边寻求知识，启迪智慧，观察社会，幻想未来，你能说你不是幸福的吗？

给孩子写作固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可究竟要给孩子写什么并不轻松。当代生活瞬息万变，信息时代最大的特征是使人同步资源共享。今天早晨发生的事你不要以为晚上才会被更多的人知道，大人知道的事你不要以为孩子就不知道。当然，不同的人对事物认识的程度、判断的能力会存在很大差异，但真理从来不会因为年龄的大小而完全青睐于某一方。同时，在对事物的认知上，也并不是今天的事物就比昨天的事物意味着更先进。就是说，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绝不是很自由的选择。在很多时候，你还没有写，你就已经进入错误或者是落后的思维了。

2003年11月5日，全国少儿文艺的最高政府奖——文化部第三届蒲公英奖在山东青岛市揭晓。本届蒲公英奖的评奖门类是少儿文化论文和儿童读物类。作为本届蒲公英奖的评委之一，在评奖过程中，我的心情和其他评委一样，自始至终被众多的作家和少儿工作者们创作的优秀作品感染鼓舞着。我们觉得，本届蒲公英奖将少儿文化论文和儿童读物作为评选对象，其意义深远，足以说明主办者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而且我们也相信，通过这次评奖，必将推动我国少儿文化工作和少儿

文艺创作的整体水平。

鉴于这次评选的作品都是过去几年已经出版发表的作品，有的早已被少年儿童所熟知，为了让广大少年儿童更及时更多的了解获奖作者的近况，使评奖的成果更延伸扩大，经与评委们通气协商，决定组织出版一套《全国“蒲公英奖”获奖作家丛书》。由于通信和作家们目前创作的客观情况，我们有选择地邀请几位颇具实力的获奖作家承担第一辑的创作。待时机成熟时，还将考虑出版第二辑、第三辑。

我们期待着各位作家和广大少儿工作者的支持，当然，更期待着全国少年儿童的喜欢与参与，你们是希望所在，也是我们工作的热情所在。

2003年11月10日 梨花园

目 录

- 第一章 骷髅，碳十四报告 我们知道什么 /3
- 第二章 八千年前的远行 近在家门却难回 /13
- 第三章 姐姐哪儿去了？ 小眼睛的恐怖 /31
- 第四章 西山林没有恶豹 训练小狼套神狗 /61
- 第五章 村边发现大脚印 南方部落来人 /85
- 第六章 画儿被鱼打伤 六指被豹拖走 /117
- 第七章 画儿发明手指套 巫师在火上跳舞 /143
- 第八章 小眼睛忽然消失 鹰舅舅倒在广场 /167
- 第九章 大树下的供奉 画儿出走流浪 /191
- 第十章 再次套住神狗 不松手决不松手 /207
- 尾 声 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的忧虑 /229



第一章 骷髅，碳十四报告 我们知道什么

这真是一幅令人心惊胆颤的景象。

如果不是因为创作，如果不是在磁山遗址陈列馆的收藏室里，身边还有考古专家、乡镇干部和陈列馆工作人员，我想我会转身逃走。

即使在这个灯光雪亮、人群簇拥的地方，我的脊背上也时时升起凛凛寒意。

我的面前，有两具骷髅。

这是两具灰白中泛着黄色的骷髅，它们紧紧抱在一起。

骷髅本来就阴森可怖，何况这两具骷髅好像还在用力，还在翻滚！

一具骷髅是一个男孩子的。骷髅不长，臂骨腿骨细细，骨盆狭小。可以想像，这具骷髅生前，一定是个伶俐敏捷的少年，他的年龄应该是十二三岁。

我懂一点人体解剖学知识，不用专家们介绍，我也看得出来。如果骷髅是女孩子的，它的骨盆应该宽大一些。

另一具骷髅是一只硕大的猫科动物的。骷髅圆形的头

骨，尖如匕首的四枚粗壮犬齿，以及长长的、粗大结实的四肢骨骼，都是大型猫科动物的特点。——可以想像，这家伙生前该是多么有力，多么矫健，多么凶恶！

不算尾巴，这家伙的个子也比少年大得多——从骷髅看，它完全可以把少年装进它的身体。

但是，它没有做到。

这两具骷髅是在突然间死去的，它们保留着生命最后一刻的姿势。这是最让人触目惊心的：男孩子骷髅的一只手臂紧紧搂着“大猫”的脖颈，另一只手臂深深伸进“大猫”的嘴巴，一直伸进“大猫”的胸腔。而那手紧紧屈曲，好像在抓什么！

“大猫”弓着身躯，脑袋上扬，似乎要竭力挣脱少年的手臂。而一只后肢则抓在少年腿骨上，那爪子抓得如此有力，如此之深，以至于一只爪尖紧紧卡在少年两条腿骨的骨缝中！

如果骷髅活着，是血肉之躯，少年的腿会是怎样的皮开肉绽？

这两具骷髅生前，怨恨是何等深重，搏斗是何等惨烈！

我不由得想想起它们还能呼吸时你咬我打、殊死拼争的情景，耳边回荡着恶狠狠的咆哮，充满仇恨的呼喊……

可是，这两具骷髅是偶然相遇拼起命来，还是久有宿怨呢？

我暂时还想像不出。

“这头豹子的前腿受了伤呢，你看这儿。”

考古专家看我一直在俯身观察，沉默不语，在一旁伸手

给我指点。

“豹子？肯定是豹子？”我抬头问。

“是。张教授鉴定过了。”

考古专家的口吻不容置疑。

我看着考古专家，心里忽然亮了一下，像灰蒙蒙的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一瞬间显露了云层。

张教授是大学生物系的一位动物学老师，参加过磁山遗址出土骨骼的鉴定工作，大家都认识。我写动物小说，经常与他打交道。

我重又俯身看起来。

豹子骷髅的一条前腿骨上，果然有一道黄黑色的细纹。我原以为是水渍留下的印痕，现在壮起胆子用手擦擦，擦不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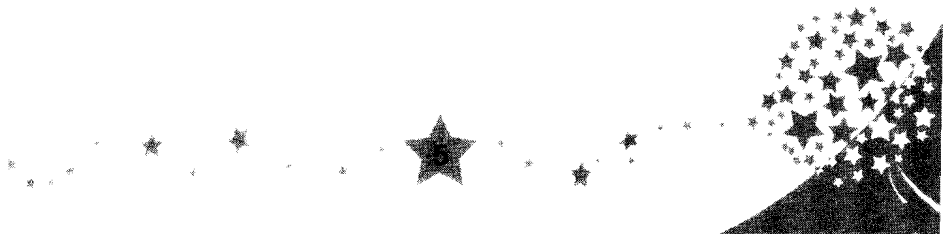
这是一道骨裂纹，活着时造成的。皮肉腐朽，水垢尘埃已经侵入裂缝中去了。

怪不得少年能紧紧搂住那么硕大凶猛的豹子，豹子却挣不脱细胳膊细腿的少年！原来，豹子的一条前腿受了伤，不能用力。

“这个孩子搂豹子搂得这个紧，农民们挖它们出来散不了架，考古专家们清理骨头上的土，它们还是分不开。”老李感叹说。

老李是个女同志，当地人，是这个镇主管文化教育的副镇长，两年前，我们一道考察过一个岩洞。

那个岩洞在河边半山坡上，洞不大，被积土掩埋住了洞口。一场大雨，积土塌方，洞口露了出来。



岩洞里有十几幅壁画，木炭画的。作画时间大约在八千年前。可能是由于作画后不久小洞洞口被泥土掩埋住了，木炭壁画一直保存到了今天。

就是这样，那木炭画的线条条也已经淡了，看起来有些吃力。

“这两具骨架是在哪儿挖出来的？”我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问老李。

“在……嗨，”老李忽然拍拍手，笑起来，“你去过那儿，记得不，你在那儿掉过鞋。”

掉过鞋？我有些困惑。

“忘了？上次，你去看那个岩洞，”李镇长看出我的困惑，急忙提醒：“走过河滩，你的鞋掉进了水里。”

有这么一回事，我想起来了。

我这个人平时穿衣戴帽很随便，不在意修饰打扮。写作时，总是穿一双宽大的懒汉鞋——就是不用系鞋带的那种。脚往里一伸，穿起来就走，连腰也不必弯。年轻时我的脚出过大力，驮着我上山下乡，种田拉车，做知识青年。现在，我不愿意它们再受拘束，愿意给它们一个宽松舒适的环境。

那天，我正穿着这双鞋写作，来了一个人，说是名河山坡上出现一个石洞，洞里有一组壁画，看样子像是原始人画的。李镇长派他来接我和文物局的专家，一道去看一下。

我这个人虽然顶着个作家名号，但其实是学地理的，尤其对历史地理研究感兴趣。我觉得，弄清楚山河城镇古时候是个什么样子，是很有意思的事。读大学的时候，就在国家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这类论文。毕业以来的许多年中，虽

然发表出版了几百万字的小说，还是积习难改，时刻关注着考古发现一类的事，不时有心得、看法之类的小文章见诸报纸。在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几乎每一处遗迹我都去看过，这是这一带文化圈里的人都知道的。

事出仓促，我没有换鞋就跟来人到了磁山镇。结果，在跟着李镇长一行顺着名河滩走向岩洞的时候，一不小心，脚一滑，鞋滑进了一洼泥水中。

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山谷中一处比较平坦的地方，名河在这儿流得缓慢了，散开成许多股水流，结果，山谷小平地上到处是泥洼和水草。

我险些摔倒，很狼狈，大家帮我打捞出鞋，可谁也没带多余的鞋，无奈，我只好穿着湿漉漉的鞋，一步一滑地跟着李镇长他们去看岩洞。

“就在那片河滩上，附近村子的村民们挖沙，挖出了骨架。”李镇长说。

是的，那片河滩是挖沙的好地方。上游冲下来的泥沙，很容易在那儿淤积。

“在古代，那儿比现在还低洼。”我想。

许多河流在古代都比现在深得多。

“现在的农民，保护文物的意识比过去强多了。”文物局的考古专家夸奖。

“是。要在过去，农民忽然挖到这样的骨架，或者早吓跑了，或者就一铁锹把它们拍个粉碎，免得沾染上晦气。”听到考古专家夸奖，李镇长很高兴，“这几个村民一开始以为碰上了恐龙，小心挖出骨架，觉得骨架形状奇怪，立刻保

护现场，打电话报告了镇里。”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民的素质真的提高了不少。

“喂，大作家，”李镇长看着我，笑嘻嘻地眨了眨眼睛，“你看，这吓人的骨架是不是有故事呀？”

“有，而且应该是真的。”我说。

我是真的有想法的，我已经看到了一个活鲜鲜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激动不已。就是李镇长不激我，我也要谈谈。第一，我不谈就对不住李镇长和这一带的人民。他们接我来，陪我看，我有想法不说说实在是讲不过去的。第二，长久的职业创作培养了我丰富的想像能力，这是考古专家们不具备的。而我又长期关注考古，研究历史，所拥有的考古知识和在一些历史问题方面的分析判断能力，又是其他作家不具备的。因此，我的想法大家可能愿意听听。第三，我的想法属于艺术，也属于历史，形象又具体，浪漫又真实，没准儿真的对人们有所启发，对精神文明建设和当地经济发展有好处。

那我就献丑了。

“请问先生，”我问考古专家，“这两具骷髅死在什么时候？”

“碳十四测定，大约在八千年前，正负误差不会超过五十年。”

考古专家不含糊，回答十分专业。

果然同我预料的差不多。

碳十四测定，就是放射性同位素碳测定，这是现代考古学测定古代遗物年代的一种可靠方法。八千年，正负五十

年,就是骷髅活在八千年前,测得的这个年代,前后误差不超过五十年。

“李镇长,你们这个镇是怎样在全国出名的?”我扭脸问。

“是因为发现了磁山遗址。”李镇长脱口而答。但她立刻又疑惑起来:“这你是知道的呀?”

我当然知道。

磁山遗址的发现,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大事。这次发现,让人们知道了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是住在哪儿,用什么工具,怎样生活的。在这个镇附近出土的遗址中,人们发现了谷子和鸡、狗、牛、猪的化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原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谷子的国家。中国人养鸡也是世界最早的,比印度人早两千多年。

磁山遗址的发现轰动一时。经过讨论,科学界把磁山遗址的特征,定为中国这一时期先民生活的典型代表,命名为磁山文化。不过,我此时问李镇长,并不是要她回答这些人所皆知的事,而是要引起她的注意,因为我要讲的,实在与磁山文化有关系。

我没有回答李镇长,又问:“磁山遗址的年代是多少?”

李镇长,还有其他人,不再回答我,只是一齐注意地看我的眼睛……他们是想弄明白,我在卖什么关子。

我笑了。

其实,磁山遗址的年代也是尽人皆知的,也是大约在八千年前。我是想启发大家把这些事联系起来,一道思考。

“大家还记得两年前发现的那个岩洞吧？那个岩洞在哪儿？”

不用回答。——那个岩洞在这儿上方的半山坡上，离发现骨架的河滩大约有五六百米。

“喂，你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快说说吧，你看你，弄得大家晕头晕脑的。”

人们心急起来，乱嚷嚷。

我笑起来，只好讲自己想到的故事了。

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实际就隐藏在那个小岩洞的稚拙壁画中。只是，如果没有看到这两具骷髅，没有对磁山时代生活的了解，没有丰富的想像，人们对那十几幅已经淡了的、用木炭画的画就不好理解罢了。

“好，那我就讲。不过，这个故事很长，”我说，“咱们……”

“没关系，作家，这儿给你提供吃、住，你就好好讲讲这两具骷髅的故事吧，别让咱们着急啦。”李镇长说。

